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西山讀書記卷二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孫球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楊星乙

西山讀書記卷二十六

宋 真德秀 撰

廣大學

論語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易☰乾上乾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程子曰此觧一卦之象乾道覆育之象至大非聖人莫能體欲人皆可取法故取其行健而已至健固足

以見天道也君子以自强不息法天之行健也○朱子曰天乾卦之象也凡重卦皆取重義此獨不然者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强不息矣○天惟健故不息不可把不息做健使天有一頃之息則地必陷人必跌死矣惟其不息故局得地在中間○問健足以形容乾否曰可伊川曰健而無息謂之乾蓋自人而言固

有一時之健有一日之健惟無息乃天之德

䷁ 坤下坤上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程子曰坤道之大猶乾也非聖人孰能體之地厚而其勢順故取其順厚之象而云地勢坤也君子觀坤厚之象以深厚之德容載庶物○朱子曰地坤之象亦一而已故不言重而言其勢之順則見其高下相因之無窮至順極厚而無所不載也

䷂ 震下坎上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程子曰坎不云雨而云雲者雲為雨而未成者也未能成雨所以為屯君子觀屯之象經綸天下之事以濟於屯難經綸緝謂營為也○朱子曰經綸治絲之事經引之綸理之也屯難之世君子有為之時也○問屯需二象皆陰陽未和洽成雨之象也然屯言君子以經綸而需乃言飲食宴樂何也曰需是緩急在它無所致力只得飲食宴樂屯是物之始生象草木初出地之狀其初出時欲破地面而出不無齟齬艱

難之時故當為經綸其義所以不同也

䷃ 坎下艮上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程子曰山下出泉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蒙之象也若人蒙穉未知所適也君子觀蒙之象以果行育德觀其出而未能通行則以果決其所行觀其始出未有所向則以養育其明德也○朱子曰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

䷄ 乾下坎上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程子曰雲氣蒸而上升於天必待陰陽和洽然後成雨雲方上於天未成雨也故為須待之義陰陽之氣交感而未成雨澤猶君子畜其才德而未施於用也君子觀雲上於天需而為雨之象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朱子曰雲上於天無所復為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耳事之當需者亦不容更有所為但飲食宴樂俟其自至而已一有所為則非需矣○需待

也云云待之須有至時學道者亦猶是也

䷅ 坎下乾上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程子曰天上水下相違而行二體違戾訟之也若上下相順訟何由興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無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謹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朱子曰作事謀始言觀此等象便當每事謀之於其始

䷆ 坎下坤上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程子曰地中有水水聚於地中為衆聚之象故為師也君子觀此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衆也○朱子曰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矣

☷☵ 坤下坎上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程子曰夫物相親比而無間者莫如水所以比也先王觀比之象以建萬國親諸侯建立萬國所以比民也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也○朱子曰地上有水水比於地不容有間建國親侯亦先王所以比於天下

而無間者也○伊川曰建萬國以比民言民不可盡
得而比故建諸侯使比民而天下所親者諸侯而已
這便是它比天下之道

☴☰ 乾下巽上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程子曰乾之剛健而為巽所畜夫剛健之性唯柔順
為能畜止之雖可以畜止之然非能固制其彊健也
但柔順以擾系之耳故為小畜也君子觀小畜以懿
美其文德畜聚為藴畜之義君子所藴畜者大則道

德經綸之業小則文章才藝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文德方之道義為小也朱子曰風有氣而無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為小畜之象懿文德言未能厚積而遠施也○問云云曰山是堅剛之物故能力畜其三陽風是柔軟之物止能小畜之而已云云言畜他不住且只逐些子發泄出來只以大畜比之便見得大畜說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便見得小畜只是做得這些箇文德如威儀文辭之類

☱☰兌下乾上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程子曰天在上澤居下上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為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辨别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而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

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而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無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分辨上下使各得其位以定民之心志也

䷊乾下坤上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程子曰天地交而陰陽和則萬物茂遂所以泰也人

君當體天地通泰之象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生民也財成謂體天地交泰之道而財制成其施為之方也輔相天地之宜天地通泰則萬物茂遂人君體之而為法制使民用天時因地利輔助化育之功成其豐美之利也如春氣發生萬物則為播殖之法秋氣成實萬物則為收歛之法乃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輔助於民也民之生必賴君上為之法制以教率輔翼之乃得遂其生養是左右之

也○朱子曰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問裁成輔相云云曰裁成猶裁截成就之也裁成者所以輔相也又問裁成何處可見曰且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聖人便為制下許多禮數倫序只此便是裁成處萬物本自有此理若非聖人裁成亦不能得如此齊整所謂賛天地而與之參也

䷋ 坤下乾上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程子曰天地不相交通故為否否塞之時君子道消當觀否塞之象而以儉損之德避免禍難不可榮居祿位也否者小人得志之時君子居顯榮之地禍患必及其身故宜晦處窮約也○朱子曰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以辟小人之難人不得以祿位榮之

䷌ 離下乾上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程子曰不云火在天下天下有火而云天與火者天在上火性炎上火與天同故為同人之義君子觀同

人之象而以類族辨物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若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物情之離合事理之異同凡同異者君子能辨明之故處物不失其方也○朱子曰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問類族辨物如伊川云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則是就族類上辨物否曰類族是就人上說辨物是就物上說天下有不可以皆同之理故隨地頭項如分别類族去分姓氏張姓同

作一類辨物如牛類是一類就其類處以致其所以爲同也伊川之説不可曉也

☲☰ 乾下離上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程子曰火髙在天上照見萬物之衆多故爲大有繁庶之義君子觀大有之象以遏絶衆惡揚明善類以奉順天休美之命萬物衆多則有善惡之殊君子享大有之盛當代天工治養庶類治衆之道不過遏惡

揚善而已○朱子曰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為大有之象所有既大無以治之則釁蘖萌於其間矣天命有善而無惡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反之於身亦若是而已矣

☷☶ 艮下坤上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程子曰地體卑下山之高大而在地中外卑下而內藴高大之象故為謙也不云山在地中而曰地中有山言卑下之中藴其崇高君子觀謙之象山而在地

下是高者下之卑者上之見抑高舉下損過益不及之義以施於事裒取多者增益寡者稱物之多寡以均其施與使得其平也○朱子曰以卑蘊高謙之象也裒多益寡所以稱物之宜而平其施損高益卑以趨於平亦謙之意也

䷏坤下震上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程子曰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潛

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始閉鬱及奮發則通暢和豫故為豫也地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於聲樂之象也先王觀雷出地而奮和暢發於聲之象作聲樂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於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殷盛也禮有殷奠謂盛也薦上帝配祖考盛之至也○朱子曰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先王作樂無處不用然用樂之大者尤在於薦上帝配祖考○問作樂崇德是自崇其德

如大韶大武之類否曰然

䷐震下兌上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程子曰雷震於澤中澤隨震而動為隨之象君子觀象以隨時而動隨時之宜萬事皆然取其最明且近者言之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君子晝則自强不息及嚮昏晦則入居於內宴息以安其身起居隨時適其宜也禮君子晝不居內夜不居外隨時之義也○朱子曰雷藏澤中隨時休息

䷑ 巽下艮上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程子曰山下有風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故為有事之象君子觀有事之象以振濟於民養育其德也在已則養德於天下則濟民君子之所事無大於此二者○朱子曰山下有風物壞而有事矣而事莫大於二者乃治已治人之道也

䷒ 兌下坤上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程子曰澤之上有地澤岸也水之際也物之相臨與含容無若水之在地故澤上有地為臨也君子觀親臨之象則教思無窮親臨於民則有教導之意思也無窮至誠無斁也觀含容之象則有容保民之心無疆廣大無疆限也含容有廣大之意故為無窮無疆之義○朱子曰地臨於澤上臨下也二者皆臨下之事教之無窮者兌也容之無疆者坤也○問臨卦臨字不特是上臨下之謂臨凡進而逼近者皆謂之臨

否曰然此是二陽自下而進上則知凡相逼近者皆為臨也

䷓ 坤下巽上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程子曰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為由歷周覽之象故先王體之為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也天子巡省四方觀視民俗設為政教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省方觀民也設教為民觀也

䷔ 震下離上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程子曰象無倒置者疑此文互也雷電相須並見之物亦有嗑象電明而雷威先王觀雷電之象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罰飭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為之防者也○問雷電噬嗑與雷電豈似一同朱子曰噬嗑明在上動在下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底人留待異時而用故云明罰敕法豊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於上必有過差故云折獄致刑此伊川之意説得極

善

☶☲ 離下艮上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程子曰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生也火在其下而上照庶類皆被其光明為賁飾之象也君子觀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修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而無果敢於折獄也折獄者人君之所致慎也豈可恃其明而輕自用乎乃聖人之用心也為戒深矣象之所取唯以山下有火明照庶物以用明為戒而賁亦自有無

敢折獄之義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無敢用文以折獄也○朱子曰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明庶政事之小者折獄事之大者内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問本義云云伊川却就賁飾說不知二說可相備否曰明庶政是就離上說無折獄是就艮上說離明在内艮止在外則是事之下者可以用明折獄是大事一折便了有止之義明在内不能及他故止而不敢折也大凡就象中說則意味長若

懸空說道理亦說得去亦不甚親切也又曰此與旅卦都說刑獄事但爭艮與離之在内外故其說相反

䷖坤下艮上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程子曰艮重於坤山附於地也山高起於地而反附著於地圮剝之象也上謂人君與居人上者觀剝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剝者也故上之剝必自下下剝則上危矣為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則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

安其居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震下坤上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程子曰雷者陰陽相薄而成聲當陽之微未能發也雷在地中陽始復之時也陽始生於下而甚微安靜而後能長先王順天道當至日陽之始生安靜以養之故閉關使商旅不得行人君不省視四方觀復之象而順天道也在一人之身亦然當安靜以養其陽

也○問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后能長人於迷途之復其善端之萌亦甚微故須莊敬持養然後能大不然復亡之矣朱子曰然

䷘震下乾上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程子曰雷行於天下隂陽交和相薄而成聲於是驚蟄藏振萌芽發生萬物其所賦與洪纖高下各正其性命無有差妄物與無妄也先王觀天下雷行發生

賦與之象而以茂對天時養育萬物使各得其宜如天與之无妄也茂盛也盛對之為言猶盛行永言之比對時謂順合天時天道生萬物各正其性命而不妄王者體天之道養育人民以至昆蟲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對時育物之道也○朱子曰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而與之以無妄也先王法此以對時育物因其所性而不為私焉

☶☰

乾下艮上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

畜其德

程子曰天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朱子曰天在山中不必實有是事但以其象言耳

☶☳ 震下艮上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程子曰以二體言之山下有雷雷震於山下山之生

物皆動其根荄發其萌芽為養之象以上下義言之艮止而震動上止而下動頤頷之象以卦形言之上下二陽中含四陰外實中虛頤口之象口所以養身也故君子觀其象以養其身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不唯就口取養義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在身為言語於天下則凡命令政教出於身者皆是慎之則必當而無失在身為飲食於天下則凡貨資財用養於人者皆是節之

則適宜而無傷推養身之道養德養天下莫不然也

☱巽下兌上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程子曰澤潤養於木者也乃至滅沒於木則甚過矣故為大過君子觀大過之象以立其大過人之行君子所以大過人者以其能獨立不懼遯世無悶也天下非之而不顧獨立不懼也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遯世無悶也如此然後能自守所以為大過人也○朱子曰澤在下而木在上今澤水高漲乃至浸沒了木

為大過程子曰木雖為水浸而未嘗動故君子觀之

而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 坎下坎上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說見前德行為

☲☲ 離下離上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

程子曰若云兩明則是二明不見繼明之義故云明

兩明而重兩謂相繼也作離明兩而為離繼明之義

也震巽之類亦取洊隨之義然離之義尤重也大人

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大人觀離明相繼之象以世繼其明德照臨於四方大凡以明相繼皆繼明也舉其大者故以世襲繼照言之○朱子曰明兩作離若做兩明則是有二箇日不可也故云云只是一箇日相繼之義

☶☱ 艮下兌上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程子曰澤性潤下土性受潤澤在山上而其漸潤通徹是二物之氣相感通也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

虛其中以受於人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

虛中者無我也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

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朱子曰山

上有澤以虛而通也上若不虛如何受得

☳☴ 巽下震上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程子曰君子觀雷風相與成恒之象以常久其德自

立於大中常久之道不變易其方所也

☰☶ 艮下乾上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程子曰天下有山山下起而乃止天上進而相違是遯避之象也君子觀其象以避遠乎小人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忿惟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朱子曰天體無窮山高有限遯之象也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

䷡ 乾下震上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勿履

程傳見前禮篇○朱子曰君子之自治須是如此猛

烈方得

☷☲ 坤下離上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程子曰昭明之也傳曰昭德塞違昭其度也君子觀明出地上而益明晉之象而以自昭其明德去蔽致知昭明德於己也明明德於天下昭明德於外也明明德在己故云自昭

☲☷ 離下坤上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程子曰明所以照君子無所不照然用明之過則傷

於察大察則盡事而無含弘之度故君子觀明入地中之象於涖衆也不極其明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衆衆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為明也若自任其明無所不察則已不勝其忿疾而無寛厚含弘之徳人情睽疑而不安失涖衆之道適所以為不明也古之聖人設前旒屏樹者不欲明之盡乎隠也

☲☴ 離下巽上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程子曰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

可易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內而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恒也物謂事實恒謂常度法則也德業之著於外由言行之謹於內也言正行修則身正而家治矣○朱子曰風自火出是火中有風如一堆火在此氣自薰蒸上出也

☲☱ 兌下離上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程子曰上火下澤二物之性違異所以為睽離之象君子觀睽異之象於大同之中而知所當異也夫聖

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蓋羣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異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朱子曰二卦合體而性不同○或謂同而異作理一分殊看如何曰理一分殊是理之自然如此這處又就人事之異上說如所謂周而不比羣而不黨是也大抵易中六十四象下句皆是說人事之近處不必深

去求伊川説得甚好

䷦ 艮下坎上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 坎下震上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程子曰天地解散而成雷雨故雷雨作而為解也與明兩作離語不同赦釋之宥寬之過失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則非義也故寬之而已君子觀雷雨作解之象體其發育則施恩仁體其解散則行寬釋也○朱子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陰陽之氣閉結之極

忽然迸散出做這雷雨只管閉結了若不解散如何會有雷雨作小畜所以不能成雷雨者畜不極也雷便是如今箇爆杖

☱☶ 兌下艮上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說已見治情篇

☳☴ 震下巽上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說見廣大學之五篇

☰☱ 乾下兌上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則忌

程子曰澤水之聚也而上於天至高之處故為夬象

君子觀澤決於上而注溉於下之象則以施禄及下謂施其禄澤以及於下也觀其決潰之象則以居德則忌居德謂安處其德則約也忌防也謂約立防禁有防禁則無潰散也王弼作明忌亦通不云澤在天上而云澤上於天上於天則意不安而有決潰之勢云在天上乃安辭也○朱子曰澤上於天潰決之勢也施禄及下潰決之意也

☴巽下☰乾上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程子曰風行天下無所不周為君后者觀其周徧之象日施其命令周誥四方也風行地上與天下有風皆為周徧庶物之象而行於地上徧觸萬物則為觀經歷觀省之象也行於天下周徧四方則為姤施發命令之象也諸象或稱先王或稱后或稱君子大人稱先王者先王所以立法制建國作樂省方勅法閉關育物享帝皆是也稱后者后王之所為也財成天地之道施命誥四方是也君子則上下之通稱大人

者王公之通稱

䷬坤下兌上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程子曰澤上於地為萃聚之象君子觀萃象以除治戎器用戒備於不虞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之事故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多故矣故觀萃象而戒也除謂簡治也去弊惡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巽下坤上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程子曰木生地中長而上升為升之象君子觀升之象以順修其德積累微小以至高大也順則可進逆乃退也萬物之進長皆以順道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學業之充實道德之崇高皆由積累而至積小所以成高大升之義也○朱子曰王肅本順作慎古字通用○汪公嘗言曾老究樹木之生日月滋長若一日不長便是生理不接日以枯瘁矣學者之於學不可一日少懈一日不進則退木一日不長則必死學

一日不進則心亦危

☵☱坎下兑上 象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說見處患難篇）

☵☴巽下坎上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張子曰木承水而上之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君子觀井之象法井之德以勞徠其民而勸勉以相助之道也勞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勸民使相助法井之施也○朱子曰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勞民者以君勸民勸相者使民相養皆取井養之義○草木

之生津潤皆下而上如菖蒲葉每旦有水如珠雖藏密室中亦如此非露水也又曰木上有水便如井中之水水在井底却能上來治人之食故取象如井也

䷰ 離下兌上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程子曰水火相息為革革變也君子觀變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遷易以治歷數明四時之序也夫變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如四時觀四時而順變革則與天地合其序矣○朱子曰澤中有

火水能滅火此只是說隂盛陽衰火盛則克水水盛則克火此是澤中有火之象便有那四時之革意思君子觀這象便去治歷明時林艾軒說因革卦得歷法云歷須年年改革不改革便差了天度此說不然天度之差蓋緣不曾推得那歷元定却不因不改革而然治歷明時非謂歷當改革蓋四時變革中便有治歷明時底道理

☲☴ 巽下離上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程子曰木上有火鼎木巽火有烹飪之象故為鼎君子觀鼎之象以正位凝命鼎者法象之器其形端正其體安重取其端正之象則以正其位謂正其所居之位君子所處必正其小至於席不正不坐毋跛毋倚取其安重之象則以凝其命令安重其命令也凝聚止之義謂安重也今世俗有凝然之語以命令而言耳凡動為皆當安重也○朱子曰正位凝命伊川說得未然此言人君臨朝也須端莊安重一似那鼎

相似安在這裏不動然後可以凝住那天之命如所謂恊於上下以承天休○鼎重器也故有正位凝命之意凝猶至道不凝焉之凝

䷲震下震上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程子曰洊重襲也上下皆震故為洊雷雷重洊則威益盛君子觀洊雷威震之象以恐懼自修飭循省也君子畏天之威則修正其身思省其過咎而改之不唯雷震凡遇驚懼之事皆當如是

䷳艮下艮上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說已見前

䷴艮下巽上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程子曰山上有木其高有因漸之義也君子觀漸之象以居賢善之德化美於風俗人之進於賢德必有其漸習而後能安非可淩節而遽至也在已且然教化之於人不以漸其能入乎移風易俗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故善俗必以漸也○朱子曰二者皆當以漸而進疑賢字衍或善字下有脫字

䷵ 兌下震上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說已見夫婦篇

䷶ 離下震上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程子曰雷電皆至明震並行也二體相合故云皆至明動相資成豐之象離明也照察之象震動也威斷之象折獄者必照其情實惟明克允致刑者以威於姦惡唯斷乃成故君子觀雷電明動之象以折獄致刑也噬嗑言先王飭法豐言君子折獄以明在上而麗於威震王者之事故為制刑立法以明在下而麗

於威震君子之用故為折獄致刑旅明在上而云君子者旅取慎用刑與不留獄君子皆當然也○朱子曰取其威照並行之象

䷷ 離下艮上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程子曰火之在高明無不照君子觀明照之象則以明慎用刑明不可恃故戒以慎明而止亦慎象觀火行不處之象則不留獄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豈可留滯淹久也○朱子曰慎刑如山不留如火

䷸ 巽下巽上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程子曰兩風相重隨風也隨相繼之義君子觀重巽相繼以順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隨與重上下皆順也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重巽之義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問申字是兩番降命令否曰非也只是丁寧反復說便是申命巽風也風之吹物無處不入無物不動詔令之入人淪肌浹髓亦如風之動物也

䷹ 兊下兊上 象曰麗澤兊君子以朋友講習 說已見朋友篇

䷺ 坎下巽上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於帝立廟

程子曰風行水上有渙散之象先王觀是象收天下之渙散至於享帝立廟也收合人心無如宗廟祭祀之報出於其心故享帝立廟人心之所歸也係人心合離散之道無大於此○朱子曰皆所以合其散

䷻ 兊下坎上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說已見德行篇

䷼

兌下巽上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程子曰澤上有風感於澤中水體虛故風能入之人心虛故物能感之風之動乎澤猶物之感於中故為中孚之象君子觀其象以議獄與緩死君子之於議獄盡其中而已於決死極其惻而已故誠意常求於緩緩寬也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朱子曰風感水受中孚之象議獄緩死中孚之意○議獄緩死只是以誠意求之澤上有

風感得水動議獄緩死則能動人心

☳☶艮下震上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程子曰雷震於山上其聲過常故為小過天下之事有時當過而不可過甚故為小過君子觀小過之象事之宜過者則勉之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當過而過乃其宜也不當過而過則過矣○朱子曰山上有雷其聲小過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可

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彖所謂可小事而宜下者也○小過大率是過得不多如大過便說獨立不懼小過只說行喪用只是這般小事小過是過於慈惠之類大過則是剛嚴果毅氣象○行過恭用過儉皆是宜下之意

䷾ 離下坎上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程子曰水火既交各得其用為既濟時當既濟唯慮患害之生故思而豫防使不至於患也自古天下既

濟而致禍亂者蓋不能思患而豫防也

☲☵ 坎下離上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程子曰水火不交不相濟為用故為未濟火在水上非其處也君子觀其處不當之象以慎處於事物辨其所當各居其方謂止於其所也○朱子曰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故君子觀象而審辨之○以上言六十四卦之象蓋有是象則有是理理與象未嘗相離故曰微顯無間象有形故曰顯理無形故曰微聖人見

其象即知其理故發之以示人欲人體象而盡其理也在聖人則物自格知自至不待窮索而知之學者則當因象而推其理故列此於格物致知之條使學者知天地之間相塞充滿無非至道誠能虛心以體之則耳目所接妙理粲然而形而上者真不在形而下者之外矣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

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朱子曰兩目相承而物麗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於此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日中為市上明而下動又借噬為市嗑為合也

神農氏沒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

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

無不利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乾坤變化而無為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

下蓋取諸渙

木在水上也致遠以利天下疑衍

服牛乘馬引重致逺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下動上説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豫備之意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下止上動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睽乖然後威以服之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壯固之意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送死大事而過於厚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明夬之意○愚按此亦前所列卦象之意也蓋離之中虛而物麗乾坤之上下風之行水上此皆物象之自然者也有自然之象則有自然之理人之所共睹也然常人見其象而昧其理惟聖人之心虛明洞徹故見是象則知是理知是理則制是器人皆謂備物致用立成器以利天下出於聖人之心思不知聖人亦因其所固有而已蓋天地之間昭布森列莫非至理之所存故曰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又曰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豈有隱乎哉百姓日用而不知耳學者誠能虛心以體天下之物則精義妙道莫不昭昭然接於吾之心目然後真知道器之相合而顯微之無間也又後漢志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知為輪輪行可載因物智生復為之輿輿輪相乘流運罔極任重致遠天下獲其利後世聖人觀於天視斗周旋魁方物曲以攜龍角為帝車於是乃曲其輈乘牛駕馬登險赴難周覽八極故易震乘龍謂

之壯言器莫有尚之者也此志所云即十三卦之意

故附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説已見道體篇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朱子曰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

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集聚也澮田閒水道也涸乾也如人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

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㫖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教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者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又家語孔子觀於東流之水一段亦當參觀古今同此水也然孔子觀之而明道體之無息孟子推之而明為學之有本今人之凡觀於水者其亦知此乎此格物致知所當察也

孟子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朱子曰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愚按聲入心通四字朱子嘗以解耳順之義矣今復用於此蓋聖人之心表裏澄澈故所聞之言雖淺而所悟之理甚精亦猶見至顯之象而識至微之理也故附於此○自易象至此皆言聖人物格知至之事

書說命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南軒張氏曰孔子觀上世之化曰大哉知乎雖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亦能使之由之而已知者凡聖之分也豈可易云乎哉傅說之教高宗高宗蓋知之者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非知之者有此乎此舊學于甘盤之所得也故君奭篇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而未及于傅說蓋發高宗之知者甘盤也知之非艱

行之惟艱説之意亦曰雖已知之此非艱也貴於身親實履之此為知之者言也若高宗未克知之而教之曰知之非艱則説為失言矣

易乾九三文言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程子曰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知終終之

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朱子曰知至至之進德之事也知終終之居業之事也○知至是要知所至之地至之便是至那地了知終是知得合如此知終便須下終底工夫幾字是知之初方是見得事幾便須是至之存義是守得定方存得這義○上至字是至處下至字是到那至處知終是終處終之是終之而不去蓋求必終於是而守之

不去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先知為幾如人欲往長安雖未到長安然已知長安之所在所謂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存者守而勿失既知得箇道理如此則堅守之而勿失所謂可與存義也○知至至之知至則知字是輕至之則至字是實大學知至知字是重至字是輕

論語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

朱子曰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

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不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集義尹氏曰子路勇於行者故有聞而未能行唯恐有聞也○問云云曰可見古人為己之實處子路急於為善唯恐行之不徹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今人惟恐不聞既聞了便休更不去行處着工夫○南軒曰門人記此亦可謂善觀子路者矣○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已見為學篇○生知安行好學力行章

己見智仁勇篇

程子曰書云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艱

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往若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以此見知之亦難也又曰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問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為常人言纔知得非禮不可為須用勉强

至於知穿窬不可為則不待勉强是知亦有淺深也又曰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終之須以知為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為不善只為不知知至而至之知之事故可與幾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致知知至之事篤行便是終之又曰世有篤學力行而不知道者○餘已見大學致知章

呂氏曰知崇者所以致吾知也禮卑者所以篤吾行也
朱子曰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
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
又曰聖賢說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便
說如琢如磨自修也中庸說學問思辨便說篤行又
曰講學克己二事各是一件工夫學者於此須是無
所不用其極然後足日俱到無偏倚之病○問某在
湖南見一先生只教人踐履朱子曰義理不明如何

踐履曰它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又曰有人專要理會躬行此亦是孤又曰言而不行固為失之只說踐履而不務窮理亦非小病○問須是先知之然後行之不成曰未明理便都不持守且如曾點與曾子便是兩箇樣子曾點便是理會得底而行有不掩曾子便是合下持守旋旋明理而一唯處又曰大學明明德是知止至善是守夫子曰智及之仁能守之聖賢未嘗不為兩頭說話如中庸所

謂擇善是知之事固執是守之事又曰至善是以其極言知要到極處行亦要到極處○王德修相見先生問和靖大概如何接引學者曰先生只云在力行力行以前更有甚工夫德修曰尊所聞行所知曰須是知得方始行得德修曰自志學至不踰矩皆是說行曰須是先知了然後能志

南軒張氏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歷觀聖賢之意蓋欲使學者於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則據其所知

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至精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内外交正本末不遺條理如此而後可以言無獘然則聲氣容色之間洒掃應對進退之事乃致知力行之原也其可舍是而他求乎

又曰知之而行譬皎日當空脚踏實地步步相應未知而行者如闇中摸索雖或中而不中者多矣○以上皆言知行並進之事

乾隆御覽之寶

右廣大學之四

西山讀書記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西山讀書記卷二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孫球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程華

西山讀書記卷二十七

宋　真德秀　撰

廣大學

易文言君子學以聚之説見前

易大傳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

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朱子曰釋中孚九二爻義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朱子曰此釋益上九爻義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朱子曰卦爻之辭亦猶是也○按此自夫乾天下之至健也爲一章今特別取以附於此謝安識王氏兄弟事當考

語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先而後從之者

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難故告之以此○南軒曰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爲先故其言之所發乃其力行所至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後言者爲君子則夫易於言而行不踐者是小人之歸矣子貢非不能踐言者然未免於多言夫子恐其有時而或以言爲主而行有未精也是以深警焉夫未之能踐而言與夫力行所至而言者其意味有間矣學者宜深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南軒曰君子以行不逮言爲恥故言不輕其出言之不出則勉於躬行者力可知也夫子懼學者務於言而行有弗篤則趨於薄也故言古之學者蓋如此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言而能訥畜德則固喻人則信謀事則密不訥者反是行而能敏遷善則速改過則勇應務則給不敏者反是夫敏與訥雖若出於天資然可習也言煩而訥矯之行緩以敏勵之由我而已不自變其氣質學豈有功哉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悔理自内出者朱子曰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謹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禄之道也子張學干禄故教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禄動若顔閔則無此問矣○子張學干禄一章是教人不以干禄為意蓋言行所當謹非欲為干禄而然也若

真能着實用功則惟恐言行之有悔尤何暇有干禄之心耶○南軒曰夫謹言行者非期於得禄亦非必得禄也曰禄在其中辭氣不迫而義則完矣若教之以士不可以求禄則理有所未盡亦非長善捄失之方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

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

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怠

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朱子曰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

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

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南軒曰言文吾不與

人同者至於躬行之君子則未見聖人之意欲使學

者不但既其文而務勉其實也夫所謂文者威儀藝

文之事可得而見者也躬行之實則在夫縝密篤至

存乎人之所不見者也此顏閔之徒所以獨出於衆

人與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朱子曰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朱子曰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行一言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

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着工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參前倚衡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流於釋氏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爾如言見堯於羹見舜於

牆豈是以我之心還見一心别爲一物而在身外耶○篤者有重厚深沉之意○南軒曰篤敬者敦篤於敬也言忠信則言有物行篤敬則行有常以是而行何往而不可故雖蠻貊亦可行也若夫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則妄而已故雖州里亦不可行參前倚衡使之常存乎忠信篤敬也存之不素而欲遽保之於旣發之時難矣此子張所以書紳而不敢忘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朱子曰大言不慙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

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南軒曰易其言者實必不至若聽其言之而不怍則知其爲之也難矣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而仁者之言必訒也

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顔色而言謂之瞽

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南軒曰此章戒人言語當適其可也

中庸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

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說見專言道篇

記表記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

鄭氏曰不見人之言語則以爲善言其餘行或時惡也

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

行有枝葉所以益德也言有枝葉是益虛華也枝葉依榦而生言行亦由禮出

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

皆辟有言而無其實

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子曰

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
善言而無信人所惡也
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
已謂不許也言諾而不與其怨大於不許
緇衣故大人不倡游言
游猶浮也不可用之言也
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
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

危猶高也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言行相應也

詩云淑慎爾止不諐於儀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

禁猶謹也

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

稽猶考也議也

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

話善言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

貳不壹也

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

周萬民所望

張子東銘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

乎四肢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

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

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以上言謹言敏行之事

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朱子曰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集義游

氏曰此曽子之省身者而已若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長有不足於敬與行或愧於心而言或浮於行與欲有所未窒而忿有所未懲與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曽子之誠身庶乎可以跂及矣古之人所謂夜以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者亦曽子之意也○餘已見忠信篇○荀子曰君子博學而日三省乎已則智明而行無過矣○此章言省身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朱子曰責已厚故身益修責人薄則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南軒曰厚者敦篤也躬則自厚而責望於人則薄其所處豈不有餘裕乎然則何怨之有孟子所謂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小人不篤之已而責於人者深未嘗須臾得其平也○韓子曰古之君子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蓋本於此全篇皆可取今不錄○程子曰聖人責已感處多責人應處少又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

分○張子曰責已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又吳諸葛恪與陸遜書曰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爲禍原其本起非爲大讐惟坐克已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已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内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間小人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至明至親者

處之猶難以自定况已爲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

陳至於血刄蕭朱不終其好學由於此而已恪之爲

人無足云者而其言不可廢又恪雖能言終以多怨

致禍可見知之非艱而行之惟艱皆足爲世戒故附

於此○以上皆言責已又聖賢所論有所謂檢身者

成湯檢身若不及是也有所謂反身者易曰威如之

吉反身之謂也又曰君子以反身修德中庸曰射有

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曰行有不得

則反求諸已又曰有人於此待我以横逆則君子必自反也又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也有所謂正身者孔子曰苟正其身矣如正人何有所謂正已者中庸曰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孟子曰大人正已而物正是也有所謂克已者孔子之告顔子又楚靈王不能自克以及乾谿之難孔子曰克已復禮仁也楊子曰勝已之私之謂克是也有所謂敬身者曾子也身也者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是也又有所謂誠身

者中庸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是也此數者其名雖異

要其爲修身則一各已散見諸篇今不重出

易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程子曰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益者也君

子觀風雷相益之象而求益於已爲益之道無若見

善則遷有過則改也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

有過能改則無過矣益於人者莫大於是○朱子曰

遷善如風之迅改過如雷之烈

復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程子曰復者陽反來復也陽君子之道故復爲反善之義初剛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祇宜音秖抵也玉篇云適也義亦同無祇悔不至於悔也顏子無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無祇悔也過旣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旣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

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修其身之道也學問之道無他唯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子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无咎者善補過也

上文云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又曰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朱子曰介謂辨别之端蓋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震動也知悔則有以動其補過之心而可以无咎矣○按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傳曰三雖人位已在下體之上未離於下而尊顯者也日夕不懈而兢惕則雖處危地而无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傳曰躍不躍惟及時以就安

耳聖人之動無不時也○本義曰九陽四陰居上之
下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能隨時進退則无咎
○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傳曰四居近五之位而無相得之義乃上下蔽隔之
時其自處以正危疑之地也若晦藏其智如括結囊
口而不露則可得无咎不然則有害○需初九需于
郊利用恒无咎傳曰需者以遇險故需而後進初最
遠于險故爲需於郊郊曠遠之地處於曠遠利在安

守其常則无咎不能安常則躁動犯難豈能需於遠而無過耶○師貞丈人吉无咎傳曰師之道以正爲本興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故師以貞爲主其動雖正師之者必丈人則吉而无咎蓋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且无咎乃盡善也○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傳曰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專制其事唯在師則可自古命將閫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

无咎蓋恃專則失爲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吉○六四師左次无咎傳曰師之進以強勇也四以柔居陰非能進而克捷者也知不能進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宜進退乃所當也故无咎○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必有咎悔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筮謂占決卜度非謂以筮龜也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

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以此三者○初六有孚比之无咎傳曰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爲本中心不信而親人人誰與之故比之始必有孚誠乃无咎孚信之在中也○小畜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傳曰初九陽爻而乾體陽在上之物又剛健之才足以上進而復與在上同志其進復於上乃其道也故云復自道復既自道何過咎之有无咎而又有吉也諸爻言无咎者如是則无咎矣故云无咎者善

補過也雖使爻義本善亦不害於不如是則有咎之義初九乃由其道而行故曰何其咎○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傳曰四於畜時處近君之位畜君者也若内有孚誠則五志信之從其畜也卦獨一陰畜衆陽者也諸陽之志係於四四苟欲以力畜之則一柔敵衆剛必見傷害唯盡其孚誠以應之則可以感矣故其傷害遠其危懼免也如此則可以无咎不然則不免於害矣○履初九素履往无咎傳曰履不處者

行之道初處至下素在下者也而陽剛之才可以上
進若安其卑下之素而往則无咎詳見出處篇○否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傳曰四以陽剛之健居近君
之位是有濟否之才而得髙位者也足以輔上濟否
然當君道方否之時處逼近之地所惡在居功取忌
而已若能使必出於君命威柄一歸於上則无咎而
其志行矣能使事皆出於君命則可以濟時之否其
疇類皆附離其福祉離麗也○同人初九同人於門

无咎傳曰九居同人之初而無係應是無所偏私同人之公者也故爲出門同人出門謂在外在外則無私昵之偏其同博而公如此則無過咎也○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傳曰出門同人於外是其所同者廣無所偏私人之同也有厚薄親疎之異過咎所由生也既無所偏黨誰其咎之○大有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傳曰九居大有之初未至於盛處卑無應與未有驕盈之失故無交害未涉於害也大凡富

有鮮不有害若能享富有而知難處則自无咎○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傳曰九以陽剛居二爲六五之君所倚任剛健則才勝居柔則謙順得中則無過其才如此所以能勝大有之任如大車之材强壯能勝載重物也可以任重行遠故有攸往而无咎也○九四匪其彭无咎傳曰九四居大有之時已過中矣是大有之盛者也過盛則凶咎所由生故處之之道匪其彭則无咎謂能謙損不處其大盛則得無咎

也四近君之髙位茍處大盛則致凶咎彭盛多之貌詩載驅云汶水湯湯行人彭彭行人盛多之狀雅大明云駟騵彭彭言武王戎馬之盛也○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晢也傳曰能不處其盛而得无咎者葢有明辨之智也晢明智也賢智之人明辨物理當其方盛則知咎之將至故能損抑不敢至於滿極也○豫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傳曰上六陰柔非有中正之德以陰居上不正也而當豫極之時以君子居斯時

亦當戒懼況陰柔乎乃耽肆於豫昏迷不知反者也
在豫之終故爲昏冥已成者也若能有渝變則可以
无咎矣在豫之中有變之義人之失苟能自變皆可
以无咎故冥雖已成能變則善也聖人發此義所以
勸遷善也故更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無咎○隨元
亨利貞无咎傳曰隨之道可以致大亨也君子之道
爲衆所隨與已隨於人及臨事擇所隨皆隨也隨得
其道則可以致大亨也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

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於貞正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無咎失其正則有咎矣豈能亨乎○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傳曰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下之極若於隨有獲則雖正亦凶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於已爲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若人心從已危疑之道也故凶居此地者奈何唯孚誠積於中動爲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

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於民而民隨之其得民之隨所以成其君之功致其國之安其至誠存乎中是有孚也其所施爲無不中道是在道也唯其明哲故能如是復何過咎之有是以下信而上不疑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强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誠孚而處無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蠱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傳曰初六雖居最下成

卦由之有主之義居内在下而為主子幹父蠱也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為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則為父之累故必惕厲則得終吉也處卑而尸尊事自當兢畏以六之才雖能巽順體柔在下無應而主幹非有能濟之義若不以克幹而言則其義甚小故專言為子幹蠱之道必克濟則不累其父能厲則可以終吉乃備見為子幹蠱之大法也○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傳曰三以剛陽之才居下之上

主幹者也子幹父之蠱也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然而在巽體雖剛過而不為無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無大過以剛陽之才克幹其事雖以剛過而有小小之悔終無大過咎也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傳曰以三之才幹父之蠱雖有小悔終無大咎也蓋剛斷能幹不失正而有順所以終无咎也○臨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傳曰三居下之上臨民者也陰柔而説體以

處不中正以甘說臨人者也在上而以甘說臨下失德之甚無所利也兌性既說又乘二陽之上陽方長而上進故不安而益甘既知危懼而憂之若能持謙守正至誠以自處則无咎也邪說由已能憂而改之復何咎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傳曰陰柔之人處不中正而居下之上復乘二陽是處不當位也既能憂懼而憂之則必勉强自改故其過咎不長也○六四至臨无咎四居上之下與下體相

比是切臨於下臨之至也臨道尚近故以比爲至四居上位而下應於剛陽之初處近君之位守正而任賢以親臨於下是以无咎所處當也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傳曰居近君之位爲得其任以陰處四爲得其正與初相應爲下賢所以无咎蓋由位之當也○上六敦臨吉无咎傳曰上六坤之極順之至也而居臨之中敦厚於臨也與初二雖非正應然大率陰求於陽又其至順故志在從乎二陽尊而應卑高而從下

尊賢取善敦厚之至也故曰敦臨所以吉而无咎陰柔在上非能臨者宜有咎也以其敦厚於順剛是以吉而无咎○觀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傳曰九五居人君之位時之治亂俗之美惡繫乎已而已觀已之生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則是已之所爲政化善也乃无咎矣若天下之俗未合君子之道則是已之所爲政治未善不能免於咎也○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傳曰上九以剛陽之德處於上爲下之所觀而不

當位是賢人君子不在於位而道德爲天下所觀仰
者也觀其生觀其所生也謂出於已者德業行義也
既爲天下所觀仰故自觀其所生若皆君子則無過
咎也茍未君子則何以使人觀仰矜式是其咎也○
賁上九白賁无咎傳曰上九賁之極也賁飾之極則
失於華僞唯能質白其賁則無過飾之咎白素也尚
質素則不失其本眞所謂尚質素者非無飾也不使
華沒實耳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傳曰白賁无咎

以其在上而得志也旣在上而得志處賁之極將有

華僞失實之咎故戒以質素則无咎飾不可過也○

剥六三剥之无咎傳曰衆陰剥陽之時而三獨居剛

應剛與上下之隂異矣志從於正在剥之時爲无咎

者也三之爲可謂善矣不言吉何也曰方羣隂剥陽

衆小人害君子三雖從正其勢孤弱所應在無位之

地於斯時也難乎衆矣安得吉也其義爲无咎耳言

其无咎所以勸也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傳曰三

居剥而无咎者其所處與上下諸陰不同是與其同類相失於處剥之道爲无咎如東漢之呂强是也○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傳曰既復則亨也陽氣復生於下漸亨盛而生育萬物君子之道既復則漸以亨通澤於天下故復則有亨盛之理也出入无疾出入謂生長復生於內入也長進於外出也先云出語順耳陽生非自外也來於內故謂之入物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摧折春陽之發爲陰寒所折觀草木於

朝暮則可見矣出入无疾謂微陽生長無害之者也既無害之而其類漸進而來則將亨盛故无咎也所謂咎在氣則爲差忒在君子則爲抑塞不得盡其理陽之當復雖使有疾之固不能止其復也但爲阻礙耳而卦之才有无疾之義乃復道之善也一陽始生至微固未能勝羣陰而發生萬物必待諸陽之來然後能成生物之功而無差忒以朋來而无咎也三陽子丑寅之氣生成萬物衆陽之功也若君子之道既

消而復豈能便勝於小人必待其朋類漸盛則能協力以勝之也○六三頻復厲无咎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爲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无妄九四可貞无咎傳曰四剛陽而居乾體復無應无咎者也剛而無私豈有妄乎曰以陽居乾體若

復處剛則爲過矣過則妄也居四無尚剛之志也可貞與利貞不同可貞謂其所處可貞固守之利貞謂利於貞也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傳曰貞固守之則无咎也○大過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傳曰初以陰柔巽體而處下過於畏慎者也以柔在下用茅藉物之象不措諸地而藉以茅過於慎也是以无咎茅之爲物雖薄而用可重者以用之能成敬慎之道也慎守斯術而行豈有失乎大過之用也繫辭云苟措諸

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言敬愼之至也茅雖至薄之物然用之可甚重以之藉薦則爲重謹之道是用之重也人之過於敬謹爲之非難而可以保其安而無過苟能愼斯道推而行之於事其無所失矣○習坎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傳曰六四陰柔而下無助非能濟天下之險者以其在高位故言爲臣處險之道大臣當險難

之時惟至誠見信於君其交固而不可間又能開明
君心則可保无咎矣夫欲上之篤信惟當盡其質實
而已多儀而尚飾莫如燕享之禮故以燕享喻之言
當不尚浮飾唯以質實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
以瓦缶爲器質之至也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
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
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况君心所明處
詳見人臣正君篇○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傳曰

九五在坎之中是不盈也盈則平而出矣祇音抵抵也於已平則无咎傳曰不平則是未平而尚在險中未得无咎也以九五剛中之才居尊位宜可以濟於險然下無助也二陷於險中未能出餘皆陰柔無濟險之才人君雖才安能獨濟天下之險居君位而不能致天下出於險則爲有咎必祇既平乃得无咎○離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傳曰陽固好動又居下而離體陽居下則欲進離性炎上志在上麗幾於躁動

其履錯然謂交錯也雖未進而跡已動矣動則失下之心而有咎也然其剛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謹之則不至於咎也初在下無位者也明其身之進退乃所麗之道也其志既動不能敬謹則妄動是不明所麗乃有咎也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傳曰履錯然欲動而知敬愼不敢進所以求辟免過咎也居明而剛故知而能辟不剛明則妄動矣○恒亨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傳曰恒者常久也常之道可以亨通恒而

能亨乃无咎也恒而不可以亨非可常之道也爲有咎矣如君子之恒於善可常之道也小人恒於惡失可常之道也恒所以能亨由貞正也故云利貞○晉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傳曰初居晉之下進之始也晉如升進也摧如抑退也於始進而言遂其進不遂其進惟得正則吉也罔孚者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能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寛裕無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

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傳曰無進無抑唯獨行正道也寛裕則无咎者始欲進而未當位故也君子之於進退或遲或速唯義所當未嘗不裕也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寛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概久速唯

時亦容有爲之兆者○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傳曰角剛而居上之初上九以剛居卦之極故取角爲象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進之極也剛極則有强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以剛而極於進失中之甚也無所用而可維獨用於伐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也伐四方者治外也伐其居邑者治内也言伐邑謂内自治也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

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睽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傳曰九居卦初睽之始也在睽乖之時以剛動於下有悔可知所以得亡者九四在上亦以剛陽雖無與自然同類相合同是陽爻同居下又當相應之位二陽本非相應者以在睽故合也上下相與故能亡其悔也在睽諸爻皆有應夫合則有睽本異則何睽唯初與四雖非應而同德相與故相遇馬者所以行

也陽上行者也睽獨無與則不能行是喪其馬也四旣與之合則能行矣是勿逐而馬復得也惡人與已乖異者也見者與相通也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宏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者由弗絕也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傳曰睽離之時人情乖違求

和合之且病其不能得也若以惡人而拒絶之則將衆仇於君子而禍咎至矣故必見之所以免辟怨咎也无怨咎則有可合之道○本義曰如孔子之與陽貨也○九二遇主於巷无咎傳曰二與五應爲相與者也然在睽乖之時陰陽相勝之道衰則剛柔相戾之意勝學易者識此則知變通矣故二五雖正應當委曲以相求也二以剛中之德居下上應六五之君道合則志行成濟睽之功矣而居睽離之時其交非

固當委曲求於相遇冀得其合也故曰遇主於巷必能合而後无咎君臣睽離其咎大矣巷者委曲之塗也遇者會逢之謂也當委曲相求期於會遇與之合也所謂委曲者以善道宛轉就使合而已非枉已屈道也○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傳曰九四當睽時居非所安無應而在二陰之間是睽離孤處者也以剛陽之德當睽離之時孤立無與必以氣類相求而合是以遇元夫也夫陽稱元善也初九當睽之

初遂能與同德而亡睽之悔處睽之至善者也故曰之爲元夫猶云善士也四則過中爲睽已甚不若初之善也四與初皆以陽處一卦之下居相應之位當睽乖之時各無應援自然同德相親故會遇也同德相親必須至誠相與交孚各有孚誠也上下二陽以至誠相合則何時之不能行何危之不能濟故雖處危厲而无咎也當睽離之時孤居二陰之間處不當位危且有咎也以遇元夫而交孚故得无咎也象曰

交孚无咎志行也傳曰初四皆陽剛君子當睽乖之時上下以至誠相交協志同力則其志可以行不止无咎而已卦辭但言无咎夫子又從而明之云可以行其志救時之睽也○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傳曰六以陰柔當睽離之時而居尊位有悔可知然而下有九二剛陽之賢與之爲應以輔翼之故得悔亡厥宗其黨也謂九二正應也噬膚噬齧其肌膚而深入之也當睽之時非入之者深豈能合也五雖陰

柔之才二輔以陽剛之道而深入之則可往而有慶何過咎之有以周成之幼穉而興盛王之治以劉禪之昏弱而有中興之勢葢由任賢明之輔而姬公孔明所以入之者深也○解初六无咎傳曰六居解初患難既解之時以柔居剛以陰應陽柔而能剛之義既無患難而自處得剛柔之宜患難既解安寧無事唯自處得宜則爲无咎矣方解之初宜安静以休息之爻之辭寡所以示意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傳

曰初四相應是剛柔相際接也剛柔相際爲得其宜難既解而處之剛柔得宜其義无咎也○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傳曰損減損也凡損益其過以就義理皆損之道也損之道必有孚誠謂至誠順於理也損而順理則大善而吉所損無過差可貞固常行而利有所攸往也人之所損或過或不及或當或不當皆不合正理非有孚也非有孚則無吉而有咎非可貞之道不可行也○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

損之傳曰損之義損剛益柔損下益上也初以陽剛應於四四以陰柔居上位賴初之益者也下之益上當損已而不自以為功所益於上者事既已則速去之不居其功乃无咎也若享其成功之美非損已益上也於為下之道為有咎矣四之陰柔賴初者也故聽於初當酌度其宜而損已以益之過與不及皆不可也○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傳曰四以陰柔居上與初之剛陽相應在損時而應剛能自損以從

剛陽也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之益四損其柔而益之以剛損其不善也故曰損其疾疾謂疾病不善也損於不善惟使之遄速則有喜而无咎人之損過惟患不速速則不至於深過爲可喜也○愚按疾病在躬人惟恐去之不速至於不善在躬則往往不速於去之是知疾之能害人而不知不善尤害人之甚者也人能去惡如去疾則知損之義矣○益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傳曰初九震動之主剛陽之盛也居

益之時其才足以益物雖居至下而上有六四之大臣應於已四巽順之主上能巽於君下能巽於賢才也在下者不能有為也得在上者應從之則宜以道輔於上作大益天下之事利用為大作也居下而得上之用以行其志必須所為大善而吉則无過咎不能元吉則不唯在已有咎乃累乎上為上之咎也在至下而當大任小善不足以稱也故必元吉然後得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傳曰在下者本不

當處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為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為无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為知人已當之為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夬九三壯於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傳曰當云壯於頄有凶獨行遇雨君子夬夬若濡有慍无咎夬夬當剛健之時三居下體之上雖在上而未為最上上有君而自任其剛决壯於頄者也有凶之道也獨行遇雨三與上六為正應

方羣陽共決一陰之時已若以私應之故不與衆同而獨行則與上六陰陽和合故云遇雨易中言雨者皆謂陰陽和也君子道長決去小人之時而已獨與之和其非可知唯君子處斯時則能夬夬謂夬其夬果決其斷也雖其私與當遠絶之若見濡汚有愠惡之色如此則无過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傳曰牽梏於私好由無決也君子義之與比決於當決故義不至於有咎也○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傳曰

五雖剛陽中正居尊位然切近於上六上六說體而卦獨一陰陽之所比也五爲決陰之主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必決其決如莧陸然則於其中行之德爲无咎也中行中道也莧陸今所謂馬齒莧是也曝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而脆易折五若如莧陸雖感於陰而決斷之易則於中行無過咎矣不然則失其中正也感陰多之物莧陸爲易斷故取爲象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傳曰卦辭言夬夬則於中行爲无

咎矣象復盡其義云中未光也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吾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次之雖行於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爲光大也葢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萃九四大吉无咎傳曰四當萃之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臣之聚也下比下體羣陰得下民之聚也得上下之聚可謂善矣然四以陽居陰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聚必得大吉然後爲无咎

也大謂周遍之義無所不周然後爲大無所不正然後爲大吉大吉則无咎也夫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君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焉如齊之陳常魯之季氏是也然得爲大吉乎得爲无咎乎故九四必能大吉然後爲无咎也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傳曰以其位之不當疑其所爲未能盡善故云必得大吉然後爲无咎也非盡善安得爲大吉乎○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

元永貞悔亡傳曰九五居天下之尊萃天下之衆而君臨之當正其位修其德以陽剛居尊位稱其位矣爲有其位矣得中正之道無過咎也如是而有不信而未歸者則當自反以修其元永貞之德則無思不服而悔亡矣元永貞者君之德民所歸也故比天下之道與萃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王者既有其位又有其德中正無過咎而天下尚有未信服歸附者蓋其道未光大也元永貞之道未至也在修德以來之

如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德非不至也蓋有遠近昏明之異故其歸有先後既有未歸則當修德也所謂德元永貞之道也元首也長也爲君德首出庶物君長羣生有尊大之義焉有主統之義焉而又常永貞固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思不服矣乃無匪孚而其悔亡也所謂悔志之未光心之未慊也○升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傳曰二居陽而在下五陰柔而居上夫以剛而事柔以陽而從陰雖有時而然非

順道也以暗而臨明以剛而事柔若黽勉於事勢非誠服也上下之交不以誠其可以久乎其可以有為乎五雖陰柔然居尊位二雖剛陽事上者也當內存至誠不假文飾於外誠積於中則自不事外飾故曰利用禴謂尚誠敬也自古剛强之臣事柔弱之君未有不為矯飾者也禴祭之簡質者也云孚乃謂既孚乃宜不用文飾專以其誠感通於上也如是則得无咎以剛强之臣而事柔弱之君又當升之時非誠意

相交其能免於咎乎○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傳曰如卦之才則困而能亨且得貞正乃大人處困之道也故能吉而无咎大人處困不唯其道自吉樂天安命乃不失其吉也况隨時善處復有裕乎有言不信當困而言人誰信之○九二困於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傳曰酒食人所欲而所以施惠也二以剛中之才而處困之時君子安其所遇雖窮戹險難無所動其心不恤其爲困也所困者唯

困於所欲耳君子之所欲者澤天下之民濟天下之
困也二未得遂其欲濟其困故爲困於酒食也大人
君子懷其道而困於下必有得道之君求而用之然
後能施其所藴二以剛中之德困於下上有九五剛
中之君道同德合必來相求故云朱紱方來方且來
也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以行來爲義故以蔽膝言
之利用享祀享祀以至誠通神明也在困之時利用
至誠如享祀然其德既誠自能感通於上自昔賢者

困於幽遠而德卒升閑道卒爲用唯自守至誠而已征凶无咎方困之時若不至誠安處以俟命征而求之則犯難得凶乃自取也將誰咎乎不度時而征乃不安其所爲困所動也夫剛中之德自取凶悔何所怨咎○革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傳曰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剛陽之君同德相應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

者也然臣道不當爲革之先又必待上下之信故已

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所居之地所逢之時足以

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當進而上輔於君以行其

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爲之時爲有咎也以

二體柔而處當位體柔則其進緩當位則其處固變

革者事之大故有此戒二得中而應剛未至失於柔

也聖人因其有可戒之疑而明其義耳使賢才不失

可爲之時也○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无咎傳曰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我無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為无咎也○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傳曰

六在最下趾之象動之先也艮其止止於動之初也事止於初未至失正故无咎也以柔處下當止之時也行則失其正矣故止乃无咎陰柔患其不能常也不能固也故方止之初戒以利在常永貞固則不失止之道也○漸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傳曰漸初爻皆取鴻象鴻之爲物至有時而羣有序不失其時序乃爲漸也干水湄水鳥止於水之湄水至近也其進可謂漸矣行而以時乃所謂漸進不失漸

得其宜矣六居初至下也陰之才至弱也而上無應援以此而進常情之所憂也君子則深識遠照知義理之所安時事之所宜處之不疑小人幼子唯能見已然之事從衆人之知非能燭理也故危懼而有言蓋不知在下所以有進也用柔所以不躁也無應所以能漸也於義自无咎也若漸之初而用剛急進則失漸之義不能進而有咎必矣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傳曰雖小子以爲危厲在義理實无咎也○豐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傳曰雷電皆至成豐之象明動相資致豐之道非明無以照非動無以行相須猶形影相資猶表裏初九明之初九四動之初宜相須以成其用故雖旬而相應位則相應用則相資故初謂四為配主已所配也配雖匹稱然就之者也如配天以配君子故初於四云配四於初云夷也雖旬无咎旬均也天下之相應者嘗非均敵如陰之應陽柔之從剛下之附上敵則安肯相從唯豐之

初四其用則相資其應則相成故雖均是陽剛相從而無過咎也蓋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相資而成用同舟則胡越一心共難則仇敵協力事勢使然也往而相從則能成其豐故云有尚有可嘉尚也在他卦則不相下而離隙矣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傳曰聖人因時而處宜隨事而順理夫勢均而不相下者當理也然有雖敵而相資者則相求也初四是也所以雖旬而无咎也與人同而力均者在

乎降巳以相求協力以從事若懷先巳之私有加上之意則悔當至矣故曰過旬災也均而先巳是過旬也一求勝則不能同矣○巽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傳曰二居巽時以陽處陰而在下過於巽者也牀人之所安巽在牀下是過於巽過所安矣人之過於卑巽非恐怯則諂說皆非正也二實剛中雖巽體而居柔爲過於巽非有邪心也恭巽之過雖非正禮可以遠恥辱絶怨咎亦吉道也史巫者通誠

意於神明者也紛若多也茍至誠安於謙巽能使通其誠意者多則吉而無咎謂其誠足以動人也人不察其意則以過巽爲諂矣○節初九不出户庭无咎傳曰户庭户外之庭門庭門内之庭初以陽在下上復有應非能節者也又當節之初故戒之謹守至於不出户庭則无咎也初能固守終或渝之不謹於初安能有卒故於節之初爲戒甚嚴也○小過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傳曰四當小過之

時以剛處柔剛不過也是以无咎既弗過則得其宜矣故謂遇之謂得其道也若往則有危必當戒懼也往去柔而以剛進也勿用永貞陽性堅剛故戒以隨宜不可固守也方陰過之時陽剛失位則君子當隨時順處不可固守其常也四居高位而無上下之交雖比五應初方陰過之時彼豈肯從陽也故往則有厲○既濟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傳曰初以陽居下上應於四又火體其進之志鋭也然時既濟矣進

不已則及於悔咎故曳其輪濡其尾乃得无咎輪所以行倒曳之使不進也獸之涉水必揭其尾否則不能濟方既濟之初能止其進乃得无咎不知已則至於咎也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傳曰既濟之初而能止其進則不至於極其義自无咎也○未濟上九有孚於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傳曰九以剛在上剛之極也居明之上明之極也剛極而能明則不為躁而為決明能燭理剛能斷義居未濟之極非得濟

之位無可濟之理則當樂天順命而已若否終則有傾時之變也未濟則無極之理而自濟故止爲未濟之極至誠安於義命而自樂則可无咎飲酒自樂也不樂其處則忿躁隕穫入於凶咎矣若從樂而耽肆過禮至濡其首亦非能安其處也子友湯伯紀曰无咎之所以爲善補過者蓋謂卦爻中有時位之難處本當有咎以其善處故免所謂轉禍爲福易危爲安故謂之善補過耳非真以爲其卦其爻先有過而後

能改也今之所取本爲改過而无咎之辭取之太泛
但當取豫上六臨六三復六三離初九損六四夬九
五六條皆改過之親切者餘文可削伯紀之說是矣
然當難處之時而處之善乃所以無過尤學者所宜
盡心故存而不削且併記其說於此云

語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朱子曰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嘆之也內自訟
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

過而能自訟者尤鮮能内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嘆之其警學者深矣

○南軒曰人惟安於所偏而狃於所習是以鮮能見其過就或覺其爲過不能自訟又從而文之者多矣内自訟則無一毫葢覆之意其於徙義進德也孰禦

○過則勿憚改已見爲學篇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朱子曰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尚未能則其省身克已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唯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蘧伯玉使者之言極有味學者

所宜熟玩而深省焉胡氏說亦可觀也胡氏曰未能寡過乃伯玉心事而使者知之雖伯玉克己日新之符著見於外而使者亦可謂知德而能言矣○南軒曰夫欲寡過而未能非篤於進德修業莫知此味也則伯玉之賢可知○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已見

為學篇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黄氏曰其過也明白而無揜覆故人皆見其更也瑩徹而無瑕疵故人皆仰○南軒曰人皆見之者君子不文飾掩蔽其過也日月之食旋而復矣無損其明也故君子改過不吝而德愈光焉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朱子曰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

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

朱子曰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辨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朱子曰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程子曰子路云云可謂百世之師矣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

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周子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

朱子曰不聞過人不告也無恥我不仁也

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有恥則能發奮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爲賢然不

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恥之不幸

爲尤大也

有善不及

朱子曰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

其不知此事之為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之

可改而爲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亦荅辭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焉知其不能改

此亦荅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荅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

理謂之過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

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

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易夬九四程氏傳曰夫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

從義唯剛明者能之

學者有自言其病而未有以藥之者朱子曰知得如此是病即知不如此是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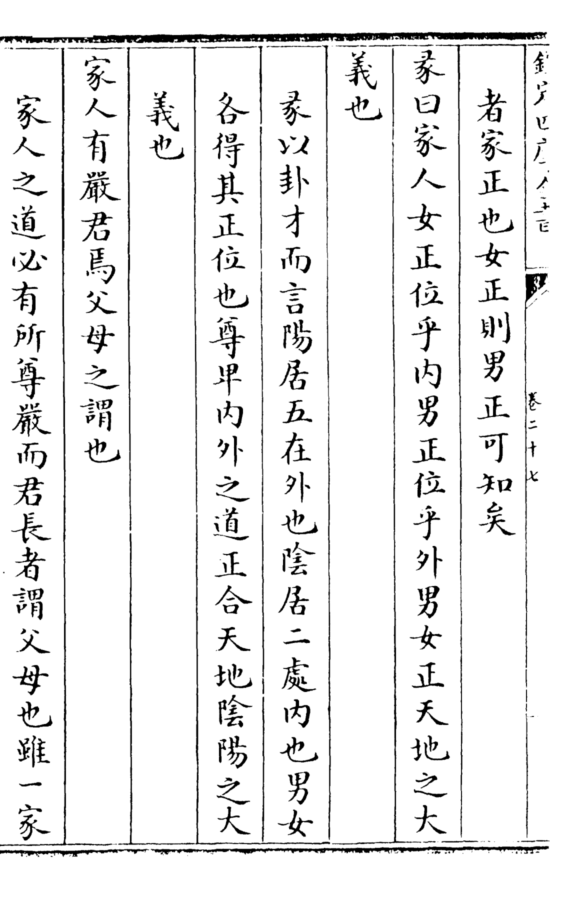
以上皆言省躬補過之事

右廣大學之五 修身

誠意正心前卷備之

易家人利女貞

程子曰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則家道正矣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獨云利女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



者家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矣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彖以卦才而言陽居五在外也陰居二處内也男女各得其正位也尊卑内外之道正合天地陰陽之大義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家人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雖一家

之小無尊嚴則孝敬衰無君長則法度廢有嚴君而後家道正家者國之則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道則家道正矣推一家之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則天下定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

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内而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恒也物謂事實恒謂常度法則也德業之著於外由言行之謹於内也言慎行修則身正而家治矣

初九閑有家悔亡

初家道之始也閑謂防閑法度也如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為之防閑則不至於悔矣治家者治乎衆人也苟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於有悔失長

幼之序亂男女之别傷恩義害倫理無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於始則無是矣故悔亡也九剛明之才能閑其家者也不云无悔者羣居必有悔以能閑故亡耳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閑之於始家人志意未變動之前也正志未流散變動之前而閑之則不傷恩不失義處家之善也是以悔亡志變而後治則所傷多矣乃有

悔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唯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初三上是也六二以陰柔之才而居柔不能治於家者也故无攸遂無所爲而可也夫以英雄之才尚有溺情愛而不能自守者况柔弱之人其能勝妻子之情乎如二之才若爲婦人之道則其

正也以柔順處中正婦人之道也故在中饋則得其正而吉也婦人居中而主饋者也故云中饋○朱子曰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也故其象占如此○六二爻義當以本義為正程傳少差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二以陰柔居中正能順從而卑巽者也故為婦人之貞吉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嗃嗃未詳字義然以文義及音意觀之與嗷嗷相類又若急速之意九三在内卦之上主治乎内者也以陽居剛而不中雖得正而過乎剛者也治内過剛則傷於嚴急故家人嗃嗃然治家過嚴不能無傷故必悔於嚴厲骨肉恩勝嚴過故悔也雖悔於嚴厲未得寛猛之中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祗畏猶為家之吉也若婦子嬉嬉則終至羞吝矣在卦非有嬉嬉之象蓋對嗃嗃而言謂與其失於放肆寧過於嚴也嬉嬉笑

樂無節也自恣無節則終至敗家可羞吝也葢嚴謹之過雖於人情不能無傷然苟法度立倫理正乃恩義之所存也若嬉嬉無度乃法度之所由廢倫理之所由亂安能保其家乎嬉嬉之甚則致敗家之凶但云吝者可吝之甚則至於凶故未遽言凶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嬉嬉失家節也

雖嗃嗃於治家之道未為甚失若婦子嬉嬉是無禮法失家之節家必亂也

六四富家大吉

六以巽順之體居四得其正位居得其正爲安處之義巽順於事而由正道能保有其富者也居家之道能保有其富則爲大吉也四髙位而獨云富者於家而言髙位家之尊也能有其富是能保其家也吉孰大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以巽順而居正位正而巽順能保有其富者也富家

之大吉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九五男而在外剛而處陽居尊而中正又其應順正於内治家之至正至善者也王假有家五君位故以王言假至也極乎有家之道也夫王者之道修身以齊家家正則天下治矣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恭己正家爲本故有家之道旣至則不憂勞而天下治矣勿恤而吉也五恭己於外二正家於内内外同德可謂

正矣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王假有家之道者非止能使之順從而已必能致心化誠合夫愛其内助婦愛其刑家交相愛也能如是者文王之妃乎若身修法立而家未化未得爲假有家之道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故極言治家之本治家之道

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衆人自化爲善不由至誠已且不能常守也況欲使人乎故家以有孚爲本治家者在妻奴情愛之間慈過則無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於卦終言之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治家之道以正身爲本故云反身之謂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已則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於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

孝經子曰閨門之內禮具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朱子曰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周子曰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暌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詳見一卷人君正家篇

右廣大學之六齊家

西山讀書記卷二十七